

我老娘把贫穷和困难当作一种励志和磨炼，她以自己的智慧和善心，处理好家里家外事，因此赢得了乡亲们尊重，也使我们全家人活得舒心阳光。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(图文无关)

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伊民 文字/谷夫

人们常说，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，一定站着一位很优秀的女人。在寻常老百姓家庭里，如果能做到蓬勃向上万事如意前景光明的家庭，也一定有位了不起的女人在支撑。我老娘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有乐观向上的态度，把贫穷和困难当作一种励志和磨炼，她以自己的智慧和善心，处理好家里家外事，因此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，也使我们全家人活得舒心阳光。

●我老爹11岁时死了父亲，由祖母一手带大。奶奶是个能干的女人，她除了抚养我父亲，还要照顾由于爹死娘出嫁扔下没人管的堂小叔和小姑，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。即使这样，她通过讨饭和帮有钱人家缝补浆洗，让我老爹读了两年私塾。

到了老爹成年后，我奶奶到处托人为他张罗亲事。媒人介绍了三星镇一位姓朱的姑娘，那姑娘长得人高马大，是干农活的好手。我奶奶听后笑得合不拢嘴。可是朱家父母过来一访人家(调查)，看到寒酸的家境摇摇头离开了，这门亲事还没开场就结束了。这件事后来一直被我老娘作为攻击老爹的笑料。不久，好心人又给我老爹介绍了一门亲事，就是我的老娘。媒人说姑娘家兄妹俩人，只是姑娘身体不太好。我奶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想也没想便答应了下来。

结婚那天，我娘坐着摇晃的轿子进了宅子，下轿时病怏怏的样子，由伴娘扶着走下来。人们匆匆忙忙点起了三灯旺火(三个柴把)，举行婚礼后，老爹搀扶着老娘把她送入了洞房，等到邻居再次见到我老娘时已经是十天以后的事情了。可以想象她的身体有多差？

我老娘个子矮小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，一头自然卷发。她豁达大度，性格随和开朗，对人古道热肠。我老爹是个顾家的男人，婚后的很长时间里，把很多精力放在为老娘的治病上。他本来在上海学生意，放不下老娘和刚出生的我回到了崇明。后来又回到县农修厂工作，最后到了县运肥小组。当初的工作就是每人自己带一辆独轮车，自己带饭参加运肥，长长的独轮车队伍，很是壮观。以后这支队伍加入了崇明县运输公司，所有人有了县集体职工身份，退休后子女还可以顶替。可是我老爹为了老娘的身体，半途回到了生产队。

我老娘的身体逐渐恢复了正常。我们兄妹五人相继来到了这个家。在那个年代里，农村的收入很低，一年只有一百多元进帐，我奶奶分开立户。家里的经济由老爹掌握，只有精打细算，才能维持一年紧巴巴的生活。

有一年队里工分值达到最高，分红时我家领到了184元。眼看春节到了，我老娘叫老爹到集镇上去买点好的菜，让全家开开心心过个年。老爹到集镇上没买上好的腿肉，而是买了个猪头，还买了几挂鞭炮。老爹回家时好像脚上装了风火轮，高兴得像捡了个金元宝，挥起新菜刀劈猪头，他把一个猪头剔得干干净净，骨头上不剩一星点肉，大年夜全家人饱吃了一顿。我们还穿上了老娘一针一线用土布做出来的新衣服，蹦蹦跳跳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。

●我们家经济权和决策权分开的，老爹管理经济只是个算账的角色，但如何开销要与我老娘共同研究决定。

不管如何困难，老娘坚持一定要让我们读书，老爹对此并不太支持，他说每个孩子读到小学毕业就够了，因为在当时农村中好多人家不让子女上学，尤其女孩子居多。但我老娘表示只要子女愿意读书，可以一直上学，她说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家庭改变人生。在这个问题上两口子会争得面红耳赤，好在我老爹总是服从老娘的意见。我们五个子女个个读到初中毕业以上，在那一带农村也是少见的。

有一件事让我记忆十分深刻。我在小学考初中时，填报志愿是公社的中学，在那时也是很不错的选择。那年考试我自认为发挥得不错，等待发榜的日子很难熬。有一天当民办小学老师的族小叔告诉我老爹，说我的成绩与录取分数线差五分可能会落榜，这对我们全家犹如晴天霹雳。我老娘更是不相信我考得那么差，族小叔言之凿凿，不得不使人不相信。老爹急得团团转，老娘却沉着冷静。

第二天她风风火火来到族小叔家：“他叔，你人头熟门路多，能不能帮忙让我家阿东进入初中，那怕农业中学也可以！”族小叔拍胸脯保证说：阿东也是我阿侄，我肯定帮忙，正好那中学有个老师跟我关系不错，我保证你儿子可以录取，老娘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。那时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送，老娘把自家做的六十只咸鸭蛋拎到了族小叔家里，还千恩万谢！

很快通知下来了，我固然被公社唯一的那所公办中学录取，全家人为我祝贺！但我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不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。老娘为了还这个人情，对族小叔一家尽量照顾，还让当生产队长的老爹，帮族小叔安排了生产队的记工员岗位。

直到我初中二年级的寒假，老师安排我护校，几个同学在教导处的前几年招生试卷中翻到了我们那一届的材料，我根据记住的准考证号，查到了自己的分数。那年的起分线是140分，而我考了147分。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个族小叔简直是个骗子，我挥舞着拳头准备找他算账。老娘拉住了我，苦苦哀求我说：“儿子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何必非要翻老账，弄得鸡犬不宁，你把书读读好，将来能考取大学为我们争气才是正道。”

我初中快毕业时正值动乱来临，学不能上了。老爹要我跟着小叔学泥水匠，我心有不甘，但又不敢与他抗争。老娘看出了我的心事，就对老爹说：“儿子有自己的志向，你就不要让他干不愿意做的事”。我老爹顿时没了声音。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，在家劳动的近两年里，我都与男社员一起干活，包括挑粪，到砖窑厂里和社员合力扛一百块砖头到船上，争队里最高的工分。1968年3月我终于盼来了部队招兵，老娘全力支持我参军，入伍那天我看到老娘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。

我老娘的家里家外事

●那时部队的津贴很低，从每月6元开始，到了第四年每月才10元。就这点津贴，我也会省下来寄回家里。我们属于海航地勤部队，伙食费每天九毛八分，场站地面部队只有四毛五分。我借到师政治部报道组后，可以把伙食费从连队领出来，自己买饭票吃师部食堂。每月加上津贴有近四十元总收入，我尽量压缩开销，这样每月可以省下30元左右的钱，我把它全部寄回家。在老娘的提议下老爹把这些钱全部用于购买建筑材料，1973年我复员回家不久，两间五路头瓦房拔地而起，老娘说乡下没有房子是讨不到娘子的。

回来第二年，我被推荐上了大学，一去又是三年。在这三年中虽然国家补贴饭钱，但家里少了个强劳动力，将会在经济上承受很大的压力，我思想斗争很厉害。老娘力排众议，坚持不让我放弃机会。她说过只要有办法，哪怕砸锅卖铁也要送子女上学。

老娘的心理乐观开朗，但也有很痛苦挣扎的时候。那是在我老爹当生产队长的第三年，全国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。上面派来了工作组，派到我们大队的是上海一所大学的男生和女生，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与容貌。他们一到队里就认定我老爹贪污，经过几天几夜群众帮助，弄得老爹精神恍惚。

老娘知道我老爹两袖清风，公私绝对分明。可族里二叔哄骗我老爹说：只要随便造一点贪污金额就能过关。结果老爹瞒着我老娘胡编了贪污100元金额过了关，工作组还表扬了我老爹态度好，减半赔款。为了这五十元钱，我老娘四处去向亲戚借钱，把一腔怒气压在心中，她安慰老爹说，只要人在，不被当作贪污分子处理，总有翻身的日子。我爹后来入了党。

老爹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个包袱，最后下定决心在今后的道路上绝不给组织找麻烦。当时社队企业有所发展，一些干部子女挤破头皮进企业。那时还不兴送礼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攒纱帽。因为做农村干部苦，很少有人抢着当，所以这些生产队长看准了这个软档，他们一攒纱帽，子女就能安排。有个生产队长把五个子女都被他用纱帽攒进了企业。我们希望老爹也能把纱帽攒一下，让我们可以进企业，可是他无动于衷，我们都埋怨他。老娘说：“我支持你爹，做人要光明磊落，等招工由组织考虑。如果都用这种方法逼领导让步，一是不光彩，二是我们进去了，把真正有困难人家的子女挤掉了，于心何忍？”以后我们兄妹都是凭本事走上工作岗位，老爹老娘用行动教会了我们怎么做。

我的大弟小时候常常生病，我老爹背着他到处求医吃药打针，也许是上苍有眼，总算把大弟救活下来，但也留下了发育不良矮小的特征。我老娘没有歧视他，跟其他兄妹一样，对他百般照顾。长大后到处为他张罗亲事，总算找了个不错的姑娘。

哪知天有不测风云，临近结婚时发觉姑娘有了五个月的身孕。据姑娘本人讲她是被堂兄诱骗怀的孕，我们虽然同情姑娘，但在那时农村的舆论压力是无法承受的。按农村的习惯女方过错要归还彩礼的，但我老娘说：“姑娘也是受害者，虽然大弟与她解除了关系，但为了她以后的出路，一是替她保密，二是这个彩礼我们不要了，权当送给她，希望她以后有个好的归宿。”我们都夸我老娘处理得好。

●老娘把什么事都看得风轻云淡。她说很多事情要多为别人考虑，要多想想前面的路总归是光明的，就会天天心中有阳光。她对媳妇女婿比对女儿、儿子要宽容。

我小妹聪明伶俐，读书成绩最好，性格直爽，但脾气急躁，少不了受我老娘的批评。我小妹夫是个木匠，成天在

外干木工活，平时话不多，绝对是个好脾气。平时没什么不良习惯，家里的经济条件宽裕，我妹夫也很尊重老娘，给予百般照顾，所以我老娘平时最喜欢住小妹家里，她说女儿好不好算，女婿好才算真好。

有一次为了一件小事，我小妹对小妹夫态度特别凶，被我老娘撞见，她顿时火气上升，迅速开骂：“小杰那么诚实，你为什么欺负他，你再这样就不要认我这个娘，我也永远不会再来。”说着拿了行李就要离开，直到小妹承认错误才平息风波。后来我小妹脾气改了不少，家庭很和谐。

我们宅子上是由两个太爷传下来的血脉，东半宅子的堂兄弟之间矛盾不断，我老娘很乐意参与调解矛盾，他们好像也离不开她，一有事请就会大姐大姐的喊她过去，她往往会为劝架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。我族大叔夫妻两人过一段时间就会打得鸡飞狗跳，有一次族大婶还喝了农药，是我老娘张罗着请人把她送到中心医院抢救。回来后还千方百计劝他们和好。有时还不得好，会受怨受屈，但她不当回事，下次还会我行我素。我们要她不要多管闲事，她却说：“这怎么是闲事呢？一个宅子上，一个家庭天天弄得鸡犬不宁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弄得后辈走路抬不起头，你们说这不是大事吗？”我们被她说得哑口无言，老爹只能朝我们做鬼脸。

我老娘对别人总是热情相待。有时候让人看不懂。记得有一年春节过后，公社要疏通界排河，我们宅子上公堂屋就在我家隔壁，那里住满了开河的民工。我老娘主动为他们蒸饭，每天多费不少柴火。临近正月十五时，我老娘做了很多团子，每一镬子出笼，全部送给这些民工吃，自己人包括我弟弟妹妹，我女儿眼睁睁看着别人吃，而在旁边直流水。民工们直夸我老娘，她开心得眼睛眯成了线。

族二叔的大儿子在崇明内河航运公司的船上当驾驶员，自己谈了一个女朋友，族二叔夫妇认为自己儿子有正规的工作，有了城镇户口，再找个农村户口的媳妇是门不当户不对。坚决不让儿子把这姑娘带进门。可是他的儿子对那女的达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父子俩见面就吵。

我的族弟干脆把姑娘带到船上，过起了同居的生活。族二叔气得病倒在床上。那小子趁机把那女人带到宅子上，住在空关的破房子里，两人拼凑钱买了点破旧的家具，连吃饭的台凳都没有。爱管闲事的老娘又热心起来，她很同情这小两口的遭遇，问长问短，他们缺什么，就尽力支援，包括油盐柴米，让这对没有婚礼的小夫妻感到了温暖。

当那女的怀孕时，我老娘百般爱护，等到她生儿子下来老娘还忙里忙外的帮忙，用自家的鸡蛋烧苦草茶给她吃，好像自己的媳妇一样。当时我刚复员回乡，用退伍费买了辆新自行车，每天让我的这位族弟骑着上下班，我们对老娘说：“你忘记了族二叔怎么对待我们的吗？”哪知老娘说：“我怎么能忘记呢？可是，人不能永远活在仇恨里呀！以德报怨，前路光明，我相信好心总有好报。”我们想老娘就是心里揣着善良，所以活得开心。

1979年，做了十八年生产队长的老爹身患绝症，这个病拖了一年半，老娘拼尽全力为老爹看病，甚至把结婚时的大方戒都卖掉。自己护理老爹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老娘把悲伤装在心里，继续团结全家，举步前行。她说，只要我们心里有光明，就没有过不去的路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